

名士辜鸿铭的风流与他的语言天才一样,独领风骚,似无人可及。

辜氏一妻一女。吉田贞子去世后,老牛夕阳的他又觅了一位碧霞以慰老怀。他在一本鼓吹中国文化救世论的英文书中,振振有词地鼓吹“纳妾并非不道德”,像为辫子保驾一样,为纳妾护法:“许多西方人在谈中国官大人纳妾如何如何不道德,其实,这比那些开着小轿车,从马路上拾回一个女人消遣一夜后,次日凌晨又将其推到马路上的欧洲人,要无私和道德得多。纳妾的中国官大人可能是自私的,那么开小轿车的欧洲人不仅自私,而且是懦夫。”他还认为,中国男人纳妾是光明磊落的,不像欧洲男人搞秘密情妇,偷偷摸摸,见不得人。

辜鸿铭喜欢狎妓。民

中国历史上最奢侈的人,应该是慈禧太后了吧。

慈禧每次吃饭,要上整整100盘的菜。100盘菜摆开是什么阵势?一般人估计要配备一个“饭用”望远镜。老太后有次坐火车去奉天,火车上光炉灶就排了50个,每个炉灶上配一个大厨,每个大厨每次就做两样菜。因为有时候一个菜都需要两至三天才能做成。老太后喜欢鸭子,大厨炖一只鸭子就需要两至三天才能做成。每个炉灶还要配一个小厨,这小厨是专管生火的。所以太一说自己饿了,50个小厨拿着芭蕉扇就开始煽风点火。当然,每个炉灶还要配厨师若干。比如太后要吃豆芽,就需要专人,一根儿一根儿地摘豆芽——把豆芽根儿上的须全部摘掉,同时,还不能碰断豆芽的本身……

甲午战争前六年,北洋海军一直想添置新式战舰,可政府就是不批准,理由是“时艰款绌”。当然了,老太前一天的生活费用就是4万两银子,款不“绌”才怪呢!

1894年11月7日,是老太后的60岁生日。老太太为自己的生日准备的首饰合黄金1

风流辜鸿铭

国以后,辜鸿铭做了袁世凯政府的议员。一天,开会会后,他收到三百块大洋“出席费”。他知道这是袁世凯收买人心,立即拿了这笔钱去逛妓院。他把北京八大胡同每个妓院溜了一遍,让妓女们从他身边鱼贯走过,何不道德,其实,这比那些开着小轿车,从马路上拾回一个女人消遣一夜后,次日凌晨又将其推到马路上的欧洲人,要无私和道德得多。纳妾的中国官大人可能是自私的,那么开小轿车的欧洲人不仅自私,而且是懦夫。”他还认为,中国男人纳妾是光明磊落的,不像欧洲男人搞秘密情妇,偷偷摸摸,见不得人。

辜氏嗜好麻将。有一次,他与“义麻雀”,摸得一手好牌,完全可能赢,最后因手牌出了一张牌做了“相公”。洗牌再战时,众人发现这副牌的确短了一张,遍寻不着,最后发现这张牌砌在辜鸿铭嘴里。原来他打得太专心了,误将麻将当雪茄叼了起来。

慈禧太后的奢侈

万两,合白银38万两;置办衣服花去黄金23万两;从颐和园回紫禁城所经道路的景点设置与装饰,花去白银240万两……太后这个生日,约花了白银1000万两,相当于整个北洋舰队经费。除此之外,为了给太后修退休后休息的颐和园,花去白银3000万两。当时,英国和德国最先进的战舰价格约为25万两白银。也就是说,老太太半个月花掉一只巡洋舰。老太后再修颐和园的钱,可以组建三支北洋舰队!

其实就太后洗澡所用的毛巾来讲,已可见其奢侈性的一斑了。老人家每洗一次澡要用40条毛巾!当然了,这些毛巾不是一般的毛巾,是拿到博览会上每条都可以当工艺品展览的。40条毛巾再工艺,对老太后来讲也不能叫奢侈,而是——中国特色的皇后文明!

老太后一生文明,生时文明——整个帝国都是她奢侈的资源;死后也文明——恨不

那小子的头,大骂他瞎了眼:“敢拿钱来买我?”那人吓跑了。

辜鸿铭幽默。一次,一位外国朋友在家宴客,客入中只有他一个中国人,大家推他坐首席。坐定,大家讨论中西文化。洋主人问他:“孔子教育究竟好在哪里?”辜答:“刚才诸君你推我让,不肯居上座,即是行孔子之教。若照竞争原理,以优胜劣败为主,势必等到胜败决定,然后定座,然后举箸,只恐怕大家这一餐不能到口了。”众人点头称是。

辜鸿铭还有一个品格:“我向来不拜客。”辜鸿铭的风流与他的语言天才一样,独领风骚,令人绝倒。

摘自《名士风流》

蛭,绿色的菜叶旁有两只黄色的马蜂,价值1000万两白银。

当宝物殓葬完毕,发现棺内尚有孔眼,又倒进4升珍珠,红蓝宝石,祖母绿宝石2200块。仅这些真空的珍珠宝石,就值223万两白银……

据估计,慈禧的随葬品值白银约两不算过分。

相形之下,与老太太差不多同时代的维多利亚,虽然地位与老太太后相类似,但就寒酸了一些——她只能拿着80万英镑的年薪做女王,以后逐步增加到400多万英镑。这年薪虽然高了些,但是毕竟有个限度,有限度就意味着有希望!而慈禧呢,个人的开销没有任何限度,无限度,就意味着绝望。

其实,大家用金钱来算计老太后的奢侈还是有些拙了,她的奢侈,是以整个大清的灭亡作为代价的。所以说,大清才是她的随葬品。而李鸿章这样的循吏,甚至包括光绪等人,都是她的殉葬,这才是一个人的奢侈——登峰造极,史无前例!

摘自《糊涂读史》

公元1907年7月6日,安徽巡警学堂首届毕业生在礼堂外台阶下列队如仪。学堂会办徐锡麟一身戎装,站在台阶上等待巡抚恩铭。徐锡麟的两个助手马宗汉、陈伯平,分别把守着左右两路。

一片混乱中,清军关闭了安庆城门,徐锡麟派出的联络员出不了城,城外的新军也进不来,起义军内外联系中断。这时候,军械所总办已携带仓库钥匙自后门逃走,弹药都藏在地下库内,一时无法取出。光复军战士从库房里拉出一门大炮,架在军械所后厅。陈伯平取了一枚炮弹装入炮膛,对徐锡麟说:“轰击北门城楼,打开城墙缺口。”

徐锡麟见柜台衙门一带民房稠密,马上制止:“这样做就会玉石俱焚,与革命宗旨不符。”城门被关闭,又不愿开炮炸开城墙,徐锡麟和同志们困在安庆城内,只有死路一条。不久,清军缉捕营和巡防营队伍赶到,包围了军械所。革命党人利用军械所的坚固围墙还击,有的爬上屋顶,朝着清兵射击。

徐锡麟那声报告,就是动手的暗号。这颗炮弹竟然没有爆炸。

在徐锡麟原先敲定的方案里,解决恩铭后,他掏枪朝左一枪干掉布政使,再朝右一枪干掉按察使,而由马、陈二人去杀两旁侍坐的各道、府、州、县官员。

“亚当斯的午夜法官”

从1801年由第二任总统、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交给民主共和党人总统杰斐逊之时,就基本进入民主政治的正轨。亚当斯当时不能接受杰斐逊的当选,为了维护联邦党的政策,亚当斯在离开白宫之前任命了大批联邦法官,并在后者就职之前,匆匆离开华盛顿,拒不参加民主共和党人扬眉吐气的仪式。

亚当斯的任期接近尾声,联邦党匆匆在国会通过了一项法令,在全国增加法院的数量,以使亲亚当斯的亲信能够通过担任法官的形式继续对新政府施加影响。法令通过后,亚当斯的国务卿约翰·马歇尔用最快速度填写任命状,以使这些任命在3月3日子夜杰斐逊任职之前生效。闻听风声后,杰斐逊把自己的怀表交给候任司法部长李瓦伊·林肯,命令他在午夜时分赶到并接管国务院,一份文件都不许被带出。林肯按照指定时间进入马歇尔的办公室,命令马歇尔:“我受杰斐逊先生之命,接管这间办公室以及里面的文件。”为什么,马歇尔掏出自己的怀表,咆哮道:“杰斐逊先生还没有这个资格”,“现在还没到午夜12点”。林肯举起杰斐逊亲手交给他的怀表:“这是总统的怀表,这块表才支配着时间”。闻听此话,马歇尔瞥了一眼还放在桌子上的几份委任状,无可奈何地离开了房间。离开办公室之时,马歇尔的口袋里还装着几份刚刚写好、墨迹未干的委任状。这几位因此而走上仕途的法官,后来被称作“约翰·亚当斯的午夜法官”。

摘自《环球时报》

美文闲读 月亮有什么用

陆地

一轮满月挂在秋空中,一尘不染。如黑宝石一样的天幕,此时没有一丝云彩,也没有一丝儿风。刚上小学的儿子趴在阳台上,呆呆望着天空。他说:“我有一个问题,这月亮到底有什么用?”这个问题真把我考倒了,太阳可以给人以温暖,让大地花草绽放新绿,吐露芬芳。可是月亮呢,它总是晚上才出来,没有光明和温暖,而且一月当中,也只有满月的时侯,它才会有光辉。我们会在乎明天有没有太阳,但不在乎明天晚上有没有月亮。孩子的思维常常有别于成人。但不要以为这是天真,天真的背后,往往蕴含着成人世界对他的无形要求。

上了小学后,老师在教育他如何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做不好作业,贪玩,不听父母的话,他们同样也在教育他,如果一个人对社会无用,那将是件十分悲哀的事。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

君心可晴

张丽钧

“君心可晴?”这是我通过手机短信问候远方朋友的一句话。很快,朋友就回复了,居然是:“君心可晴!”我殷勤地探问朋友的心空是否晴朗,当然,这里面也蕴含着我的一个未曾明言的祝愿,那就是,唯愿朋友的心恰如那“蓝蓝的白云天”;朋友复我时,巧妙地将我原先用以表慰问的语气,更换成了表可以的语气,用不容商榷的口吻告诉问候者,你的心空是不应该有阴霾与云翳的!走在阴晴无定的四季,老天的脸色就是变给你看的。你掌控不了这一切,你能够做的就是被动地接受,接受微风惬意的吹拂,也接受狂风肆虐的鞭挞,接受那“润如酥”小雨的多情爱抚,也接受“大如席”雪片的无情拍打。但是啊,你可以做自己心情的主子!我曾经有一个同事,经年累月地做着自己心情的奴才。他应该是个

摘自《读者》

我们来了,蚊子就走

馨 闵

那年夏天,我去重庆的一个山区小学支教。

那里和很多故事里描写的一样,贫穷,落后,破旧得随时欲倒的教室,支离破碎的桌椅,犹如受了车裂之刑,散了一地。唯一算得上好点的,是一块颜色脱落很厉害的黑板。

校长给了我最好的待遇,把我的房间给腾了出来让我住,尽管房子还很破败,我还是对他发自内心地说了一声谢谢。我记得,那个晚上,根本就没有睡好觉。山里的蚊子格外的多,直冲着我身上狠狠地叮咬。尽管我来的时候有准备,但是没想到这个地方,居然连蚊香都没有。我,为来的时候没有带上几盒蚊香而懊悔不已,被蚊子折腾得翻来覆去!

这样的夜晚,又继续了好多天。有一次在课堂上,我忍不住为这个破地方连盒蚊香都买不到而发起牢骚,抱怨这个地方的贫穷。学生们只是静静地坐在下面,小脸蛋上红红的,天真的底面上镀上了一层尴尬,明亮的眼

睛紧紧地盯着我的脸庞。那上面,有好几个被蚊子叮咬的包。我看着孩子们大大的眼睛,禁不住用手抚摩着脸庞上的疙瘩,对他们说,老师实在是受不了蚊子的折磨了,过几天就要回到自己的家乡了。说归说,我又怎么能就此离开呢?我知道,孩子们挺喜欢我的,我是在故意吓唬吓唬他们哩。

那天晚上,我找了些破旧的被单,简单的做了个蚊帐,固定在床的上空,以此来抵御蚊子的“进攻”。我想,这样,多少也会发挥些作用。

结果表明,我的做法是对的,那晚的睡眠质量确实比前几个晚上好多了。翌日,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懒懒地洒落在屋里。我醒来的时候,一个懒腰还没伸完,我突然看到,床上高低不平的地上,居然坐着一大群孩子,一群红着眼睛的孩子!

我很奇怪,问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他们异口同声地告诉我,是在我昨晚睡着时就

到了。一个小女孩还补充一句,我们一夜没睡呢。

怪不得他们一个个眼睛都熬得通红!我真是搞不懂这些孩子要干什么,忙问他们到这里的原因。他们并没有正面回答我。还是那个小女孩,跑到我面前,牵着我的手说,老师,你先回答我们,今夜睡得还好吗?

我这才想起,昨晚到现在的睡眠确实很好,没像头一个晚上那样遭到蚊子的侵略。我点了点头,说好。

小女孩在我怀里轻声哀求我,老师,不要走,好吗?

我接得她更紧了,一个劲儿地点着头说,老师不走,不走!

那一刻,我的眼泪汹涌而出。我知道,在一个闷热难熬的夏夜,有这样一群孩子,因为他们的老师一个无心的玩笑,用自己幼小娇嫩的身躯筑成了一道谁也逾越不了的墙。而筑墙用的砖,全都是爱!

摘自《青年文摘》

清明的心弦

王蒙

一层薄冰,薄冰上有腾腾的雾气,雾气倒显得暖烘烘的。然后,太阳出来了。有哪一个太阳比初冬的太阳更亲切、更妩媚、更体贴呢?雾气消散了,薄冰消融了,初冬的水面比秋水还要清澈淡远。不再有游艇扰乱这平静的水面了,也不再有多内行的与二把刀的垂钓者。连鱼也变得温顺和秀气了,它们沉静地栖息在水的深处。

海阔天高。所有的庄稼地都腾出来了,大地吐出一口气,迎接自己的休整,迎接寒潮的删节。

当然,还有瑟缩的冬

麦,农民正在浇冬水,水与铁锹戏弄着太阳。场上的粮食、油料早已拉运完毕,稀稀拉拉的几个人在整理谷草。

到郊外,到公园、到野外去吧,野鸽子在天空盘旋,野兔在草地里奔跑。和它们一起游逛盛夏和金秋,告别那喧闹的温暖;和它们一起迎接漫天晶莹的白雪,迎接盏盏冰灯,迎接房间里跳动的炉火和迎接的沉思絮语,迎接新年,迎接新的宏图大略,迎接古老的农历年。

初冬,拨响了那甜蜜而又清明的心弦,我真喜欢。

摘自《读者》

面对阿尔卑斯雪山时兴奋地宣称要“站起来”拍照。她总是笑露如花,唇膏美艳,皮鞋锃亮。她的一篇博文后面都有无数跟贴。我注意到,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她在凌晨三点发表了新博文,热心的人们问她:“这么晚了还没睡?”“这么早就起来了?”“因为这个日子特别,所以睡不着吧?”我也跟了帖子,说:“姐姐让我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暖。”那个日子是“国际残疾人日”,这个爱笑的天使是张海迪。

如果发明一个“心情按钮”,我想没有人会不愿意将按钮永远调到“愉快”的位置,而修炼心的慈悲度、宽阔度、高远度和明亮度,无疑是有有助于“心情”的。在生命的列车上,我们说不清自己最重要的人或物会在何时下车,连同我们身体的某一部分,都有可能不会陪同我们走到终点。只有心情,是我们一生不离不弃的盟友,是与我们的生命“等长”的东西。即使我们没有安装“心情按钮”,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在哪怕是阴雨连绵的日子里,悉心营造一个“局部晴天”。心情好,你才活得美,活得赚!

摘自《散文》